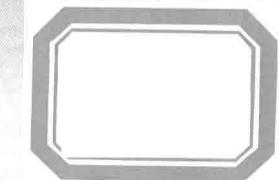


夙语·夜语

崔济哲 著



风
情
·
衣
话

崔济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语·夜话/崔济哲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0688-910-7

I. ①风… II. ①崔…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7056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人: 项 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 址: www. tass-tj. org. cn

印 刷: 高教社 (天津) 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18 B7

今天是大雪节，此时的北国，尤其是东北与蒙古高原，已是一片辽阔的冰雪世界。而我的位于长江边上的书斋，窗外依然一片葱绿。尽管落叶的枫树也摇曳着枯黄的萧瑟，但樟树的枝柯，仍横陈着青葱的童话。我的书斋的窗朝南。古人的诗文中屡屡称道的南窗，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面。

南窗下的文人生活，值得品味的不在少数，如小酌、烹茶、抄经、清谈等等。当然，点一支陈香，啜一壶普洱，闲闲地读一本故人书，亦是莫大的乐事。

眼下，在这江南的大雪节里，在冬阳照拂的南窗下，我正读着故人书。名为《风语·夜话》，作者是崔济哲先生。严格地说，这本故人书尚未出版，我读到的是样稿。

我与济哲先生神交多年，大约六年前，西安《美文》执行主编穆涛先生将济哲先生的散文集《清唱》寄赠给我。通读之后，对他的文风很是欣赏，故写了一篇《最难是清唱》的读后感。当时对济哲先生

散文的印象，是关注身边的人事却不拘泥这些人事，对时代与世情，既有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又有文人的忧患，且行文没有拿腔拿调，总以平实为本。

此后数年间，我们见了三次面，一次喝茶，二次喝酒。喝茶用的是小杯，喝酒用的是大盏。我与济哲先生都属于刘伶一族，好饮且礼敬酒仙。三杯酒下肚，平时不说的话都连珠炮似的表达出来。正因如此，我对济哲先生的人生际遇，楮墨风流才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就生出了更深的感情。

《清唱》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为《风从天上来》，一为《又到界桥，又到界桥》，他都带到武汉来送我。静夜之中，灯下展读，感到他关注的事情不似过去那么宽泛，但文化的视野却越来越宽阔。看得出，他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写纯粹文章的冲动。我这里所说的“纯粹”，是指他的写作动机。他已摒弃了功利性，甚至政治性，并开始尝试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并在这两种对话的基础上，开始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仲秋之后，济哲先生又让天津社科院出版社的编辑寄来《风语·夜话》的书稿，嘱我写点文字。一来不敢拂老友的好意，二来我的确欣赏他的散文，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济哲先生在《相约去看甲骨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种文字、语言的产生。可能是无声无息地。在无声无息中产生，也会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他说的是甲骨文，同时也说的是自己的创作。古代先哲也说过：“凡是泥土中产生的，最终必归于泥土。”这里说出的道理，不是让人沮丧的虚无，而是乐天知命的淡泊。达到了这种境界，就是平常心。用平常心来写作，从气质上说，是去了雕琢；从品格上说，就去了矫饰。

可以说,《风语·夜话》就是用平常心写出来的作品。分为《听雪》、《谈风》、《观云》、《说事》四辑。这是一本历史散文集,三辑各有侧重。第一辑重文明发端,第二辑重历史事件,第三辑重民俗风情,第四辑重个人历史典藏。

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如介绍了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了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有“中国考古之父”之誉的李济先生发现了龙山文化,死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的满清大臣王懿文发现了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清朝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发现了超级国宝“虢季子白盘”等等,不一而足。

也许读者会说,这样一些知识,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只要我们上网搜索,很容易得到。这一点我承认,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只能是史实。但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史鉴与史胆,却是作者苦心孤诣的研究。这本散文集中的史鉴与史胆,是值得称道的。

历来,文人谈史与史家谈史不在一个路数上。《史记》是文学家写出的历史经典,《汉书》则是史学家写出的历史精典,史家重脉络,文人重情势;史家重事件,文人重细节。

济哲先生注意到这一点,故将自己看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先作纵向的比较,再作横向的分析,然后再确定被写的对象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在他的散文中,这种方法比比皆是。历史为经,文学为纬,交织而成的便是这部《风语·夜话》了。

济哲先生在书中引用了李济先生的名言:“大地才是真正的史书。”换句话说,我们只有读懂了大地,才算真正读懂了史书。这是用文学的语言表述了历史的真谛。济哲先生理解了这个真谛,他的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他都亲临过。实地踏勘让他获得挖古的灵感。有趣的是,他不仅从大地,而且还在各种民俗以及饮食

中看出中国文化繁衍的脉络。在《说事》一辑中,这样的文章自成系列。特别要提的是,该辑中《醉里挑灯谈酒》这篇文章,济哲先生在文章中对中国造酒与饮酒的历史考证甚详,对历代名人饮酒的故事如数家珍,对民间饮酒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读过之后,让我这个准备退役的酒徒又生了无穷的酒兴。济哲先生善饮且能豪饮,我善饮却不能豪,这是一个差别,自叹弗如啊!不过,文章写到这里,我真想与济哲先生隔空对饮,浮一大白了。

2012年12月12日汉口锦江饭店

目 录

序/熊召政/1

第一辑 听雪

相约去看甲骨文/3

青铜器的反光/20

东西方文化的幽灵/39

大墓悲歌/61

纸老虎谁怕? /75

筷子,豆腐,马镫子/86

不能“穿帮”/94

听巫术的申辩/104

大度/119

递上名片/129

第二辑 谈风

- 长平冤魂/135
古寺听偈言/148
启明的佛光/152
菩提本无树/162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173
——嵇康先生不冤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81
——与阮藉谈饮酒
狂傲不过谢客/188
别怪山涛/194
乜斜王戎/202
冯道做官有道/208

第三辑 观云

- 闻香佛跳墙/219
拼死吃河豚/227
吃不吃“头脑”/234
享受“水盆”/242
刀鱼不香/247
别忙吃那大闸蟹/254
口福/261

第四辑 说事

- 醉里挑灯谈酒/273

听我讲那地主的事情	/309
划拳	/335
蜕变	/345
太湖听蛙	/372
感悟五台山	/377
跋	/387

第一辑 听雪

相约去看甲骨文



既是相约去看，望各位好家、方家携《论语》而去。夫子的弟子们难得相约去踏春戏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们没有相约去看甲骨文，是因为孔夫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夫子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伟大的圣哲之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夫子没能见识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甲骨文，实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相约去看吧。

甲骨文，何谓甲骨文？甲为龟甲，骨为牛骨。刻在龟甲、牛骨之上的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文一般都是用青铜刀或碧玉刀直接刻在甲骨之上的，有的是先用墨或朱写上，然后再刻，有的不写直接刻，也有只写未刻的。

甲骨文的起源应很早，它并不是谁在哪一天突然发明创造的，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历史成然。相传伏羲曾在黄河边行走，突然看见河中浮出一巨龟，龟背上有奇文，这应是甲骨文的起源，伏羲受启发才发明了易经。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深远，受它影响占卜的卜辞发生了科学的变化。易经八卦开头是乾卦、坤卦。乾卦：六个连

线；坤卦：六个断线。乾卦：天行健；坤卦：地势坤。民国四大国学家之首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在清华大学讲学时是命题报告：“君子”。梁先生讲：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于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先生在讲课中就引用了乾卦和坤卦，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甲骨文的形成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厚重的文化背景，很特殊的自然环境，很悠久的岁月积存，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是一种文明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探寻文明社会发展规律，是跳不过甲骨文阶段的，很可能是应该从甲骨文阶段发力的。

甲骨文从 1899 年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矣。真正的系统研究不过几十年，但研究不止，发现不止。越研究，越探索，越深入，越觉得它博大精深，深邃不可测，越觉得那遥如天际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和第二个王朝商王朝的面纱仅仅掀起一角，那些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和文明的结晶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历史的传说。从公元前 21 世纪，甚至再往前推几百年，中国已有文明社会的萌芽，新石器时期的推衍很可能比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还要提前。夏信妖，商尚神，周崇礼。甲骨文应始于夏，在商中后期盛行。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国家大事，王朝大事，君王大事。信妖也罢，拜神也罢，尚鬼也好，崇礼也好，都离不开占卜。夏商两朝巫师的地位是很高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可能仅次于君王。甲骨文就是记载占卜，记载问天问神的占卜之辞，有些像我们现在的“年鉴”、“大事记”之类。它记录下王的登基大典；记录下国之农业、牧业、驯养业以及田猎、货币、宗法、交易、奴隶、祭祀；记录下战争、军队、胜利、俘获；记录下天灾、瘟疫、自然现象以及占卜是如何解释它们的等等，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甲骨文实际是中国史前的一部“史记”，它把那些遥不可及，只留传下浓厚神话色彩的先人世界真实而形象地展现给当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

讲,怎样评价甲骨文都不算过分。

甲骨作为甲骨文的载体也不是不变和唯一的,已发现的还有象骨、鹿骨、虎骨甚至有人头盖骨,在这些骨头上都刻有文字。

甲骨文用的甲骨一般有多大?最大的现已发现的长45cm,宽35cm,比《北京晚报》的一个版还要大一些,最小的27cm,宽11cm,像一本书那么大,一般普通的应是像我们杂志那么大,长28cm,宽20cm,大的一般都是龟的腹甲,因其背甲一般是一分为二用的。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甲骨文的出现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商朝的前中期,根据文字形成的规律,还应该再往前推至夏朝,甲骨文在夏商时期,是一种国家文字,是有专利权和使用权的。它仅局限于记录当时的国之大事,记录王与神、与上天的对话;记录神的回应,上天的忠告和启示,即使在夏、商、周王朝,使用甲骨文也是既神秘又神圣的,是国之大事,王之大事。但后来它又神奇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漫岁月的浩浩黄沙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厚厚的黄土层下面,那些古老的文字就像沉睡的化石,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着上苍的召唤。这也不足为怪,不用说远在几千年前,仅仅在一百多年前,满文作为清王朝的国语、官方用语在全国通用,但也就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年,满文几乎失传了,几乎消失了,至今在这个世界上能言能听能写能懂能真正掌握满文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且都是八九十岁的满族老学人。这就是现实。一种文字、语言的产生可能是无声无息的,在无声无息中产生,也会在无声无息中消失,甲骨文亦然。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经诞生过灿烂的文明,都曾发明创造过风靡一时的古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它们都默默无闻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历史在发展,人类在前进,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比如苏美尔人创造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曾经光辉灿烂,他们创造发明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1世纪已逐渐被在莎草纸上书写的字

母文字所替代。古朴奥秘的楔形文字曾经是两河文明的代表和标志,不得不逐渐地一步步隐去,虽然这种从历史舞台上退出可能是含着泪水的,但无情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那该是一种悲壮的泯灭,沉痛的掩埋,碎心的消失。不幸之大幸是甲骨文在偶然中又被人发现,再现人世。是必然中的偶然?还是偶然中的必然?现在也见仁见智。甲骨文逐渐为金文取代,商周青铜器上很多都铸有金文。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秦小篆。学术界也有这种说法,称金文为周文,小篆为秦文。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应该是这样: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实际上也是中国文明社会发展的足迹。

文字载体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文明有了快速发展。人类不再需要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而是刻在竹简、木简之上。中国古代文明主要表现之一是用竹简为书,在竹片上面刻上字用绳串起来即为书。从甲骨为文,变为竹片为文,看得出它的发展,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重的竹简,如果换成看甲骨文,恐怕要装几十辆大车,一天看的奏文就要放几屋子。古埃及用的是纸莎草为书,是埃及人发明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化的发展可能要早于我们的黄河文化。但纸莎草这种植物中国没有,我想很可能是像中国的桦树皮。再以后“两汉”时期中国发明了帛,在麻织、丝织物上书写,到东汉末年发明了造纸术。在魏晋南北朝时,简、帛就完全退出了书写。欧洲那个时代公元二三世纪书写《圣经》用的是羊皮,书写一部《圣经》大概需要三百张羊皮。这可能就是文明差异。考古的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脉络看得更清楚了。



甲骨文被历史的尘埃悄然掩埋了。直到清末一个很偶然的机

会,遇见一位慧眼识珠的高人,甲骨文才真正开始走出历史的封存,向世界向中国证明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文明社会要具有三个“硬”条件:一是文字,二是冶炼技术,三是城市建设。达不到这三个条件就不能说进入了一个文明社会,很可能还在一个原始的、野蛮的、待文明开化的社会。外国人一直不承认中国文明社会会推到公元前十几世纪之前,中国人则认为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应该也肯定会有一种文字,但那毕竟是推理,考古需要实物说话。

清光绪年间京城有位大学问家、金石家、历史学家,此人叫王懿荣。王懿荣曾三任国子监祭酒,掌管全国教育,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满清王朝国子监祭酒是配备一正一副两职的,正职为满族贵族,不理事;副职是汉族,主持工作。光绪二十四年,王懿荣又任京师团练大臣,这样的兼职在中国历史上也少见,他官衔并不高,是二品衔。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王懿荣没逃,他发出“吾义不可苟生”的长啸,先吞金后投井,自杀殉国。王懿荣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不是因为他身兼“笔杆子”、“枪杆子”,也不是因为他不投降、不屈服八国联军的洋鬼子壮烈殉国,而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如果不是出了个王懿荣,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可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这种古老的文字也可能会在人们苦药汁中彻底消失了。

1899年,王懿荣生病,家人抓来中药,王对着药方查看抓来的中药,发现药中有一味“龙骨”,拿出一片一看,见有人为的划痕。王懿荣不禁心中一动,急令仆人去中药铺把所有的“龙骨”都买来,经过认真研究,王懿荣认为这些刻在甲骨上的划痕应是消失了三千多年的古文字——甲骨文。这个发现用“石破天惊”形容都不过分。王懿荣因此有“甲骨文之父”之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先生就把王懿荣称为:中国古文字这个新学科的“达尔文”。王懿